



萧湘家书

## 写给天堂的父亲

亲爱的父亲：您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岁月流逝，您知道吗？后天就是春节啦。当我将旧春联折叠封存，挂上东风化雨润万物，红梅入诗题江山时，内心充盈脸上芬芳。它不仅富有诗意，还浸润了您的味道。还记得儿时春节，我家门楣悬挂的可都是您亲自泼墨而成的大红楹联。三十的火，十五的灯，团年后，众人在我家围着熊熊的火炕听您说故事，讲四言八句。您出上联，我们对下联，知识贫瘠孤陋寡闻的我经常语塞，跳跃的火苗窜起老高，狐媚着眼似乎在嘲笑，每每此时，我心中惭愧，脸上赧赧成了关公。

父亲，我想您了！一月十日，是开启春运的日子，外出忙碌的人们正如潮水般涌入家的方向。您离家太久，我翘首盼了二十年！今年，您启程了吗？您乘坐的是哪趟列车呢？家里没有您的照片，我甚至已想不起您的模样。您六十四岁离开我们，如今该八十四了，天堂没有路，我看不到您，更无法描摹您耄耋之年的容颜。为此，我在家插上太阳花，常与它们对视而笑。

有的人一出生就乘上了幸福的列车，一路赏景的同时，还有人锦上添花。而您五岁姑姑两岁时，爷爷被抓壮丁去后音讯杳然，二十九岁的奶奶迈着三寸金莲，独自在饥馑岁月把你们拉扯大，苦不堪言。您成家后，生了我们姊妹八个。您努力地活成一棵大树，努力地撑起一贫如洗的家。我们则像一群小鸟，偶尔躲避在树荫下，偶尔栖息在枝丫上，常让您焦头烂额。

白虎堂大山延绵，山多地少。为填饱我们的小嘴，除了耕种庄稼，您还种植烤烟、砍山竹造纸、砍柴烧炭，割蔑织竹篓、擗箕、团筛等竹器变卖换口粮。严寒酷暑披星戴月，您脚踩自制草鞋，身穿补丁布衣，忙碌于大山深处，穿梭在羊肠小道。您挥锄几个月，在家后头掘了个大池塘，放进鱼苗，可常常一夜间，清晨早起的您就发现水面上不明原因漂浮着大片鱼肚白。那一刻，您脸上堆起的愁容，就像厚厚的云层足以下几场大雨，灌满一百个池塘。印象中，那个池塘除了盛水，从未帮我家长出丝毫希望。而前月，我去周家峪采访时，许年运大叔的叙述更像一阵雷霆击中我的心脏：多年前，您翻山越岭到他家门前，爬上树采摘造纸必需的树叶。在屋内忙家事的许婶，转身发现树上没了人影，便好奇地跨出门槛寻觅，却见您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喂糖水、招人中，是许婶和地上一层厚厚的树叶拯救了您。您不善言谈，从不叙说过往辛酸，如果不是许叔，倘若我不爱上写作，不专程去周家峪采访，这些磨难可都被您带进了天堂啊！

隐忍苦痛，您像太阳花，脸上总充满希望、闪耀曙光。我无法知道您和奶奶、姑姑相依为命的日子；无法想象您和母亲如何拿起锄头，深掘土坑处理我最大的哥哥。您刚满月的长子；无法体会母亲拖着六个年幼的孩子外出讨米，刚满七岁的小姐姐患急病罹难在石门，您接到电报后疾步三天三夜，用箩筐载着三岁的弟弟和五岁的我，肝肠寸断地将我们扛回家的艰难岁月；更无从知晓青黄不接时，您跋山涉水去喻家嘴、花鼓岭等地，如何去上尊、抹下脸面向亲戚给我们借温饱、除希望。借回的一百斤谷碾成米后，不到一个星期米缸就见底了。为了多吃几天，添碗时多盛一次，母亲将大米熬成稀饭。而每当我们将饭碗舔得泛光时，您却总把金灿灿的炒苞谷一把握一把地放进嘴里，咯嗒咯嗒，清脆的响声，还总说：苞谷籽儿香，我喜欢。那可是我们吃得一看就腻，至今都不想入口的食物。

奇绝冠天下，醉美武陵源。一九八九年，我考上了中师，摆脱了在穷山坳生活的命运。武陵源因旅游建县后，姊妹们陆续离开白虎堂。我们在峡谷外开启新人生、奋斗新梦想时，却将您独自扔在了朱家坡。二零零零年冬天，您应邀去堂兄朱次吾家吃杀猪饭，于漆黑的夜晚返家时，从曲折的小径上滑下峭壁。交通不便，无法及时医治，您痛苦离世，我们天人永隔。

父亲，您知道吗，武陵源日新月异。乘着旅游发展的东风，如今白虎堂人大都搬到喻家嘴住上了电梯房。今年，在驻村书记邓比武的带领下，村民们在峡谷内修建了户外游道，现在去喻家嘴，走路半小时，骑摩托十分钟。时光荏苒，如今的白虎堂，像您一样将日子艰难地扛在肩膀的岁月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人们，再也不用为温饱艰难攀爬于大山脊了。现在的每一寸光阴，都丰沛润泽。

父亲，您在世时常心系国家大事，您知道吗？这二十年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零一二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二零二零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不仅白虎堂摆脱了贫穷，全国的农村都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小康生活。和所有武陵源人一样，我们姊妹几个都已彻底告别贫困，过上了幸福日子：大哥、二哥、三弟住上了电梯房，大姐、二姐修建了宽敞亮堂的小洋楼；侄儿辉已结婚成家，如今就职湘雅医院；侄女洁、焯、惠，有上硕士研究生的，有大学刚毕业的，还有在读初高中的；唐达和东东已为您添上了四个重外甥；我、弟弟、唐健和侄儿都开上了高档小轿车。您这棵大树呀，枝繁叶茂四季扶疏！

如今，武陵源以绝世的石英沙岩风貌，已跻身世界旅游胜地，蝶变成了一颗璀璨的明珠。小青瓦、坡屋面，浅灰墙、外挑檐的特色建筑；涂涂索溪、翠柳护堤，繁花似锦、青砖铺地的城市公园，军地坪成了颇具特色的风情小镇。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站在溪布街吊桥上放眼远眺，霓虹灯在湖面上激溅成了数条五彩斑斓的锦带，如梦如幻。而张家界市也已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最佳去处：一九九四年，建成荷花机场，实行了国际通航；二零零五年、二零一三年分别接通过长沙、花垣的高速公路；二零一八年，开通武陵山大道；现在，高铁站也已开通。武陵源已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开始享誉海内外。武陵源人像血液流淌在祖国的交通大动脉中，不舍昼夜。

别来沧桑事，洋洋数万方。前年，我携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去北京，参观天安门，登上了八达岭长城。那天下了点小雨，却丝毫不影响母亲的兴致，在长城上，她拄着拐杖笑成了一朵花：凤儿，真是做梦都没想到，我不仅坐了飞机，还登上了长城！端详满脸褶皱春风得意的老母亲，我想象着您登上长城的样子，雾气顿时湿了我的眼睛。有一种期盼叫一路平安，有一种温馨叫合家团圆。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举国上下过大年、乐享幸福生活时，不知您和奶奶是否也团聚了呢？大哥和小姐姐是否也承欢膝下，听您讲四言八句呢？小女在此遥祝天堂的你们开心幸福每一天。

女儿凤英敬上

## 白蒿

廖诗凤

家乡的田边地角，山沟凸岭到处都生长着白色的蒿子，一年四季都有白嫩的茎叶长出来，生生不息。

去年冬天，我随中国张家界精美诗歌大赛获奖团到武陵源景区采风，午餐的时候，餐桌上摆着一盘蒿子粑粑。同餐的内蒙、河南、北京、海南的诗友都不认识，自然请教上了我这个张家界本地人。

我告诉他们，这是用我们武陵山区最地道也是最普通的白蒿加糯米手工制作而成。白蒿清香养颜，清血除脂，是一味很有价值的中草药；糯米阴柔健脾，温滑爽口，二者合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保健作用。

在我的介绍下，一盘蒿子粑粑，就这样被诗友细细品完。而我，也一点一点地咀嚼，体味着蒿子粑粑的滋味，像咀嚼一截苦难的岁月，让我陷入了对一桩桩往事的深深回忆。

应该是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还不到六岁。那年让我记住的画面，伴随着我走过了一个甲子，并且渐清晰，仿若隔日。

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告诉我，我出生的那一年食堂刚下放，漫山都是白白的蒿子，村里断炊的人，就是靠白蒿养活的。而我们家则有了自己的南瓜、萝卜、青菜和红薯，父亲很年轻，有的是力气，还学会了修木屋的手艺。这四柱六棋的三排棚两间屋，就是父母亲吃着白蒿拌粉子，吃着青菜和萝卜，自己伐木，一锯子一锯子，一斧头一斧头，一刨子一刨子，一凿子一凿子独自完成的。仅仅搬运木材，锯木板和起排棚才找几个人帮忙。母亲说，父亲做事很认真，有一股子韧劲，半夜三更，还经常可以听见父亲砍木头的声音。

父亲的老房子原本也是大屋，闹匪时被人烧掉了。父亲分家时，就分得几块很宽的木板。没有屋，父亲不服气。其实他也很想请人帮忙，可是真的请不起，因为实在是没有饭吃。饭让别人吃了，我们白蒿子拌粉子都没得吃，就只有饿肚子。

现如今，父母亲分给我的两间木屋还在原地。这两间木屋，就是母亲生我那年和父亲亲手修建的。每一根柱头，每一条椽板，每一块瓦片，都浸染着他们的心血，都饱含着他们的大爱。虽然多年没住人了，日晒雨淋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腐烂，过路的舅舅舅母曾多次建议我作处理，烂了可惜，我一直没有行动。我知道，他们必定亲眼目睹了我的父母造房时的辛苦，也许，他们看见了我的房屋就会想到我的父母还没有享到儿女福气就早早离世的悲戚。他们都如此，我何尝不是如此。没有行动，是因为那是我的念想，我知道，老木屋没了，我的所有念想都没了，那可是父母亲吃白蒿给我们几兄妹搭建的爱巢，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皇宫。

那年我和小我四岁多的大弟一起患病，我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母亲早起从山上扯白蒿回来，发现大弟已经快不行了，饭都没顾得吃上一口，就抱着他开始疯狂四处寻医。我记得十分清楚，那天我打开房门，想翻过六十公分高的门栏到外面去，看看母亲回来没有，却竟然倒在门栏里，几十努力怎么也站不起来，孱弱如猫声的哭唤，没有唤来任何搀扶我的人。

母亲后来回忆，那一次，她真的担心我们两兄弟挺不过去。她听说有个叫田神姑的老人能够治疗我们的病，便抱着大弟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去找神姑。路太远，她一路看着已经开始抽筋的大弟，疯了般地呼叫和奔跑。母亲说，那时候，她非常非常的害怕，每一次的风声飒飒，她都会毛骨悚然，她生怕大弟就这样从风中失去了。她说，她特别痛恨有棵树上的一只鸟，那只鸟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大声的叫着，挖孔，挖孔，如果鸟不叫，她说，大弟不会死。母亲也流着泪说，要是她不去山上扯白蒿，早点发现病重的大弟，也许，一切都还来得及。弟弟是死在从神姑家回来的路上的，神姑给他做了最后的抢救，说，能不能闯过鬼门关，要看他的造化。当母亲哭着说家里还有一个奄奄一息的我的时候，没想到神姑竟然愿意随母亲一同前行的。或许是同情，或许是怜悯，或许是治病救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剧烈的疼痛烧醒，我看见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拿着火，吹得雪亮雪亮的，烧在我的胸口，我的肚脐和背部，嗷嗷作响。醒来后，我听见母亲在屋外塔里撕心裂肺地哭，看见父亲像被霜打过的茄子，整个人都塌了下去。坐在石头上，唉声叹气。我踉跄着靠近母亲，看见的是我这辈子怎么都忘不了的事情：弟弟赤裸着小小的身体，躺在簸箕里，他已经死了，母亲也叫不醒。

我走出来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奔过来，一把把我搂进怀里，放声大哭，久久都不敢松开。仿佛生怕这一松开，我也要走了。

死去的弟弟葬在了坟山上，一堆好小的黄土，巴掌大个墓门。而我的母亲，再也不去扯白蒿。母亲每天都坚持从她几乎枯竭的奶子里挤出一些奶水，存放在大弟大小墓门的碗中，她生怕大弟醒来后饿着哭泣。我望着她走向山坡的背影，脚步匆忙，像追赶时光，穿越时空，而她回来的步履，却十分沉重，失魂落魄般踉跄着。

大弟的坟头上长满白蒿，那是母亲亲手栽种的。她说，她想告诉大弟，因为一家人要白蒿度命，才错过了救治他的时机。给他坟头栽种白蒿，即是忏悔，也是赎罪。

后几年生活越来越苦，一到春天就是饥荒，青菜萝卜成了主粮。有时候，父亲会趁着放工早一点的档口，披星戴月，往返几十里山路去外婆家挑些红薯。我记得清楚，好几个早晨，我找不到母亲，坐在冷风秋烟的灶前哭。很久之后，才会等到母亲从小路的尽头，步履匆匆，满身的露水，一背篓的白色蒿子，在风里舞蹈、颤抖。

母亲又去扯白蒿了，为了救命。有母亲在我不哭，我知道，母亲会养活我们。这个时候，母亲就像一个能够救世的菩萨，默默地，麻利的处理好白蒿，然后，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整好一锅早饭，白蒿粉子粥，让我们度过又一个温暖的日子。

母亲告诉我，那个时候白蒿不容易找，因为找的人多，有的时候要跑好多山头，才能采到一背篓。母亲总是轻描淡写地说着，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深情回味。其中的艰辛，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谁也不懂。

现在，母亲父亲都没了，可漫山遍野的白蒿还在。只是没有想到，新时代，这种曾经度命的白蒿，已经演变成了茶余饭后的风味小吃。

没有了父母的日子，我再不吃白蒿，我怕我咽不下那段悲伤的苦，怕如鲠在喉。新时代的我，依然忘不了曾经的苦，忘不了记忆最深处的乡愁。



## 清明吟 (外一首)

姚红岩

月光 落在安静的山  
星星照亮回家的路  
游子返乡祭祖  
更懂血脉的意义  
亲人是一生相依  
父母曾给的爱 永生  
都不能忘记

人生是一本书 出生  
是封面  
死亡 是封底  
无法改变封面封底  
但书的故事  
却可自由地书写  
人生本没有意义  
人生的意义在于 我们努力

赋予它的意义

青翠的山 金色的阳  
我们来了  
四月青翠漫山  
金色的阳光 洒满山坡  
姐姐哥哥亲友从远方赶回 会集在  
慈利烈士陵园  
父母已在这绿水青山  
安息二十年了  
父母一生磨难 命运多舛  
他们是 新中国的第一代县乡名医  
他们救死扶伤 秉性淳朴  
在六七十年代缺医少药的老区  
一生为善  
忠心为国



娇艳欲滴 李陶 摄

## 高中时光

高中时光，能见她一面的美好，我心中的那抹亮色。

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床前贴满了公式和知识点的纸条。连我妈都说这是她为我送中晚饭送得最起劲的时光。两只腿子赛过四个轮子。我发奋学习，一张张卷子在所有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刷完，一只只笔的墨水瀑布般冲下底层。我企图用最后的光阴博个美好结局。

## 里的那些纸条

高中时光，能见她一面的美好，我心中的那抹亮色。

那是在一节自习课上，我突然想把自己对她的暗恋情书写下来，为了怕大家认为我的矫情，也为了防止其他同学的窥视，我甚至是故意颠倒了语言顺序。

我在午休时将纸条折成纸飞机，从教室的窗外丢了下去。我在心中默念：只是为了更好地站在她面前自我介绍自己，暂时的分离不代表永久的告别。随后因心情太过激动，一直无法做题，又生怕别人捡起它，被破了密码，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以上厕所为借口，在花丛中捡回了它。就好像悉心守护我们之间的感情一样，我把纸条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把它展开夹在了课本外。

在那个青涩且懵懂的年华里，这小小的纸条承载着我全部的感情，寄托着我深深的喜欢。她就像我青春时代的梦想，如那场赛事一样闪闪发光。我对她的心思都写在纸条中，盼望着在未来的某一天她能知道，同时也担忧自己的平凡配不上她的优秀。我开始努力学习，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弥补之前拉下的课程，我周围的人对我的改变都很惊奇，大家可能设想无数我奋发的原因，却想不到我是为了想和她在一起。在高三最后的冲刺时间里，由于我的幡然悔悟，高考成绩提高了两百多分，成为班主任口中的最黑的那匹黑马。

但是我仍旧没有达到目标院校的录取成绩，她最终还是成了高不可攀的女神，我最终与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失之交臂。

高中的遗憾不止于此，在录取名单出来时我又意外得知那个喜欢的女生有了一个帅气的男朋友，我一个大男人在知道高考成绩的那一刻没有哭，却是因为她有了男朋友放声大哭。我哭，不仅仅是因为我默默地喜欢了她两年却不敢让她知道，更是因为这份喜欢让我懈怠了高中两年美好的学习时光，即使是最后的醒悟也没有让我弥补这份遗憾。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回，我会将对她的这份喜欢埋藏在心里并转为学习的前进动力，不松懈学习。那么，高考成绩一定更不一样，我也会去到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高校继续深造学习，说不定考取了好大学后会有更多的自信站在她面前，告诉她我喜欢了她两年，为了配得上这份喜欢，我整整地努力了两年，说不定她会被我的优秀和坚持所打动，最终和我在一起。但造化弄人，在高中最后，我丢了理想也丢了她。

窗台上猫敲玻璃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拉回，我回了回神，仍然将纸条夹在课本外中放于书架上。这世界上不会有人知道在那个青春美好的高中时代我喜欢了一个女孩整整两年，我为一个从来没有说过话的女生丢了自己的理想。而这份喜欢，她却从未知晓。

周末闲来无事，见书柜布满了灰尘，便想稍作清理。抹布拭过层层书本时，手不自觉地，莫名翻开高中时买的课外书。

这是一本特殊的书，一本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书。书本曾静悄悄躺在窗前，在阳光的洗礼下已是微微泛黄。随意翻动了几页，发现我的批注依旧杂乱无章，矗立在那里，歪歪扭扭。现在品来，字里行间是异常好笑。正沉浸回忆中，一张纸条，落叶般从书本的夹层中滑出，落在地上。

我看到它的第一眼，本以为是当年的过眼云烟，慢慢的，却开始云山雾绕。往日的一番情境，一幕幕开始浮现。我俯身拾起纸条，里面正是我高中写给暗恋女生的纸条。这是一张寄托我青春时期懵懂情愫的纸条，却因为种种原因因没有送到那个女生的手中，而也正是这份难以启齿的情愫，让我的青春浪子回头。

我就读的高中很大，大到三年时间，你每天都能看见新鲜的面孔，似乎永远也认不完所有的人。

缘分，妙不可言。无可反驳。人和人的缘分，有时就是那么的妙不可言。和她的结识，归功于她精湛的网球技术。高二运动会，我们班的她们的班级要进行排球比赛，作为班里的积极分子，我自冲锋陷阵于第一线。

那天，排球被她脱手而出，好比古时大家闺秀抛出的绣球，在黄昏的晚霞中，划过长长一道弧线，正中我的脑门。比赛被暂停，她脸红得像苹果，连忙从人群中跑过来向我道歉。这是我和她相识的场景。她如同那颗飞来的网球，意外击进我情窦初开的心湖。她高挑纤细的外表，在那天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异常的漂亮与干净。或许她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因为那个失败的击球，竟成功的收获了一位仰慕者。也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从那以后，一个男孩对她格外的留心。下课后，我会在空旷的校园不停地游荡，只为努力搜寻她的身影，期待着与她的擦肩而过。为了靠近她，我甚至想方设法和她的同学做朋友，从而也了解到，原来她学习成绩很好。突然觉得这份喜欢是值得的。也从此因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卑。每次相遇时我都会热情地和她周围的朋友高声阔谈，然后在她的注视下做贼心虚，小鹿乱撞地溜回教室。

这份感情，看似主动，实则沉默。时光飞逝，转眼到了高三。冲刺的号角在其它高中生还未开学时就早早吹响，响彻每一间教室。在这个烽火狼烟的时刻，每名学生和教师都在和时间赛跑，为了上一所好的大学，即便最吊儿郎当的学生，都在装模作样争分夺秒地学习，除了我。

步入高三，成绩平平的我，并没有卧薪尝胆奋起直追。那段苦闷的暗恋，让我完全没有办法专心致志地学习。我也懊恼自己不争气、不上进，但只要见到她，一切致力学习的想法都会烟消云散。

我也想像她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可终究是力不从心。随之而来的一次次模拟成绩将我重重地打击在地：倒数第一；三本没到的成绩深深的无力感，让我终于不得不重新思考，重新正视自己的未来。为了能上个好大学，或者说，为了能和她在同一所大学，以维持